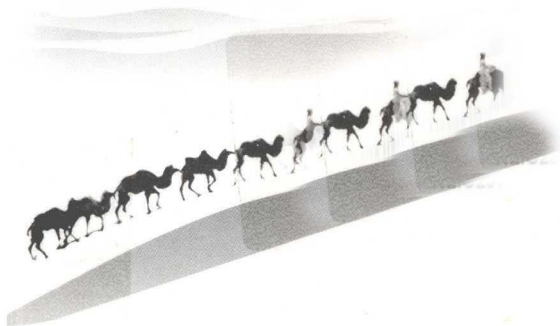


Western Writers' Spiritual Archives

李遇春 著

西部作家精神档案

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路遥……



商务印书馆

Western Writers' Spiritual Archives

西部作家精神档案

李遇春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作家精神档案/李遇春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

ISBN 978 - 7 - 100 - 08787 - 2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944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西部作家精神档案

李遇春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 - 7 - 100 - 08787 - 2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650×960 1/16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25

定价:48.00 元

序 言

李遇春把他评论、研究西部地区几位作家的文章，结成一集，嘱我写几句话，给他的书戴个帽子。近些年来，我接这样的活计不少，大都是门下弟子照顾的生意，这些小花帽，做成后，也大都是卖给他们的。这次不妨再做一顶，权当送给遇春这部新著的一点贺仪。

一个中部学者，越界去研究西部作家，似乎有点不安本分，虽然文学研究并没有划定势力范围，谁也没有规定本地的学者，只能研究当地作家，但在如今这个地方文化拥兵自重、地方文学自大的时代，这种越界行动，难免招致物议。好在遇春不负繁荣地方文化、做强地方文学之责，并无此种地方观念，他的研究西部作家，在我看来，一半是机缘遇合，一半是研究的自觉。说机缘遇合，是因为他从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研究张贤亮，到参与小说家档案栏目研究陈忠实、贾平凹，乃至路遥、红柯、李锐等，正巧都是西部作家，把

研究这些作家的文章集合到一起，自然就是西部作家研究。说研究的自觉，是因为遇春此前的文学评论和文学研究，并无明确的方法论意识，用行话讲，叫缺少应有的理论自觉，近些年来，在以编年体编撰当代文学史，尤其是在从事当代旧体诗词研究的过程中，逐步萌发了一种较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他把这种自觉的方法，称之为实证的方法，虽然依旧是一个用过了的老名称，比不上当年从西洋趸来的那些新概念光鲜，但毕竟是他个人从专注主观阐释的方法到转向客观实证的方法的一个结果。也许正是这种自觉过程中的反思，使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转变并非一日之功，而是有一个由不自觉到逐渐自觉的渐变过程，这个渐变过程，就体现在此前他对这些西部作家的研究和评论工作之中，把这些研究和评论文章收集在一起，结集出版，岂不是对这个变化过程的一个自我的确证吗。

遇春在这本论文集中，附录了一篇谈批评观点的文章，叫《从阐释到实证》，叙述了他经历上述转变的心路历程。阐释和实证，并不是一个对立的范畴，而是一种体用关系。阐释为体，实证为用。阐释，包括与之相关的评价，是文学批评包括文学研究活动的本体，即本分之事，实证只是诸多阐释方法中的一种，是为阐释所用，即今谓之服务的。就当代文学批评来看，有主观性强的阐释，也有较为客观的阐释。主观性强的阐释，往往有一种理念先入为主，这种理念或者是一种自发的观念，或者是一种外援的理论，对文学的阐释即由此出发，而后又复归这一理念，结果只用文学证明了这理念，与文学实际所表现者，往往不一定相符，甚至相去甚远。较为客观的阐释，虽然也有先在的经验或知识作依据，但并不强求文学迁就这知识或经验，而是为着更好地理解 and 体会文学所表现者，结果自然不是证实了这知识或经验，而是光大了文学的思想和艺术。

遇春所说的实证，不仅是以阐释者的经验和知识为依据，证实文

学所表现者的实在或可能，而是同时还以作家的生活经历或人生经验为依据，证实文学所表现者的萌蘖与机缘。二者虽不必求其本事或出处，但却可以通过诸多环境因素，即所谓社会历史的分析求得证明。这种社会历史的分析，就是遇春所说的史证。在社会历史分析之外，遇春也把心理分析纳入实证的范畴，即通过分析作家在特定情境中的心理状况求证作品的艺术表现，这就是他所说的心证。他的这部书，既是他实践这种心证与史证相结合的研究法的试验，也是他追求实证批评的理论结晶。

遇春从事文学批评活动的时间不长，用时髦的话说，他属于70后的批评家。虽然他不喜欢批评家或评论家这个称呼，但他谋生的本业——文学教学和文学研究，本质上还是文学批评或文学评论。只不过现今的文学批评名声不好，捎带着批评家也不招人待见。究其原因，除了时尚和商业因素的影响，就是现今有些批评家往往好说大话、空话。所谓大话者，即从大处着眼之话，先前是政治，后来是哲学，是文化。所谓空话者，即古人所谓凿空之论，就是疏离作家作品去大谈主义或思想。也活该文学要遭此困扰，谁叫你不是政治、不是哲学、不是文化（狭义的）呢，否则他们也不敢班门弄斧。合着人家就是钻了你不是这个、不是那个的空子，说来这也算是空话一解吧。凡此种种，所有这些说大话、空话的文学批评，无不假阐释文学之名进行，文学批评于是便成了这些大话、空话的竞技场或跑马场。笔者曾有一个蹩脚的比喻，说有人骑着一匹政治的红马，在文学的草地上跑过一遍，观者叫好，有人骑着一匹哲学的灰马，在文学的草地上跑过一遍，观者喝彩，有人骑着一匹文化的斑马，在文学的草地上跑过一遍，观者称善，或者还有人骑着别的什么思想理论的黑马，在文学的草地上跑过一遍，观者或许依旧叫好、喝彩、称善，但经过这几轮嫩苗地上驰马式的文学批评之后，文学的草地已

然一片狼藉，所余者，不过斑驳陆离的政治、哲学、文化的蹄印而已。

或者说，批评家都是这样的骑手，批评的阐释或阐释的批评，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是。但假阐释之名，好说大话、空话的文学批评，已然造成了这样的恶果，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遇春在方法论上强调实证，或回归实证，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鲁迅当年批评在嫩苗地上驰马的批评家，是指他们的恶意，好说大话、空话的批评家，虽未必有这样的恶意，但结果却大体一样。遇春当然不是这样的批评家，他虽然也骑过精神分析、知识考古之类的洋马，但似乎未见有在嫩苗地上驰骋的劣迹，如今，他似乎连这点骑马观景的心思也没有了，只想荷锄杖犁，用在在落实的精神，在文学的苗圃中辛勤耕耘。这样的形象虽然没有纵马驰骋神气，但躬耕垄亩毕竟不失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雅意，何况今人还送了一个园丁的称号，做这样的批评家自然会更有乐趣。

於可训

庚寅年岁尾于珞珈山两不厌楼

目 录

序 言 於可训 1

第一编 张贤亮

小 引 3

超越苦难的白日梦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解析 6

拯救灵魂的忏悔录

——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忏悔精神分析 27

拂不去的死亡阴霾

——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死亡心理分析 52

小 结 74

第二编 陈忠实

陈忠实小说创作流变论

——寻找属于自己的叙述 79

陈忠实与柳青的文化心理比较分析

——以《白鹿原》和《创业史》为中心 100

文化·历史·性

——《白鹿原》之争 116

心理结构的平衡与颠覆

——论陈忠实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 127

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

——陈忠实访谈录 145

第三编 贾平凹

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

——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范式的嬗变 201

对话与交响

——论长篇小说《秦腔》的复调特征 219

底层叙述中的声音问题

——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 237

作为历史修辞的“文革”叙事

——《古炉》论 249

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	
——贾平凹笔答李遇春问	270
在痛苦中写作	
——贾平凹访谈录	277

第四编 路遥·红柯·李锐

焦虑的踪迹	
——路遥小说创作心理嬗变论	299
新神话写作的四种叙述结构	
——论红柯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	321
生命的历史困境与人的寓言	
——论李锐长篇小说的精神特征	343

附 录

从阐释到实证	
——我的批评独语 / 李遇春	363
思想来自哪里?	
——李遇春和他的当代文学探索 / 刘醒龙	366
历史的探源与祛魅	
——论李遇春的文学批评 / 周新民	370

后 记	382
-----	-----

第一编
张贤亮

小 引

一部小说宛如一处风景。在中国 1980 年代的文苑里，张贤亮的小说便是一道惹人驻足流连的奇丽风景线。

风景的妙处，固然在其表象之雄伟秀丽，更在其内质之丰饶与深邃。故而，游历风景，既是视界的延展，也是心灵的旅行，更是灵魂的历险和探测。游历风景如此，阅读小说亦然。在这篇探析张贤亮小说创作心理的论文中，我着力解读的便是张贤亮小说风景的深层本相，而有意搁置其表层显相。不是表相不重要，而是本相经常被人们忽视。

王安忆断言：“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① 我以为，小说当有三界：现实世界、技术世界和心灵世界。如果说现实世界是

① 王安忆：《心灵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 页。

一个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即“俗界”，那么心灵世界便是一个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即“神界”。现实世界是实，心灵世界是虚。虚实相生，始有艺术。小说的特质，即小说异于其他艺术门类之处，不在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而在技术世界。小说的技术世界包含语言、结构、叙事诸范畴，正是它充当了维系和黏合现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中界”。技术世界和现实世界同属小说风景的表层显相，而心灵世界则是小说风景的深层本相。

长期以来，批评和研究张贤亮小说创作的诸多文章大都偏重于认识现实，推敲技术，而往往忽视了小说中那片虚筑的心灵空间。虽然也有少数分析张贤亮创作心理的论文，但它们又往往拘泥于其意识域，即心灵的理性层面，而根本无暇或无力顾及其无意识域，即心灵的非理性层面。一个优秀作家的心灵世界恰如一片浩瀚无垠的海洋，汹涌的波涛和腾跃的浪花不过是其表层的意识 / 理性层面，而那深不可测的海底和无声的潜流则是其深层的无意识 / 非理性层面。我的剖析对象正是张贤亮小说创作中的无意识心理，即深层的心灵世界。

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深层心理^①（或深度心理）概念并非指传统经典心理学中的感知、思维等显意识心理，而是专指变态心理学中的情欲、情结、原型等潜意识^②心理。围绕着作家创作深层心理的探究，以个体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为分水岭，西方文学批评史上形成了两

① 参阅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452 页。

② 按照朱光潜先生在《变态心理学派别》（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4 页）中的说法，潜意识（subconscious）是法国派心理学者使用的概念，而无意识（unconscious）是奥地利—瑞士派心理学者常用的概念。无意识由隐意识和前意识（preconscious）组成，而潜意识有时近于隐意识，有时又近于前意识。故而这两个概念原则上可以互用。在我的论文中，即遵循这一原则。只不过在具体情势下，以潜意识和显意识相对，无意识和意识相对。

大著名的批评流派：精神分析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在西方当代众多的文学批评流派中，诸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留有精神分析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的印痕。在这篇解析张贤亮小说创作心理的论文中，我所采用的主要批评模式便是精神分析批评和神话原型批评，并结合张贤亮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实践，力求将这两种彼此含有一定敌意的文学批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糅合通融起来。

苏东坡吟咏庐山的名诗有句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相同的一片风景，从不同的视点观之，即有形态不同和性质各异的风姿和感受。面对张贤亮的小说文本，读者和批评家自然是有权选择不同的视角去接受和介入，这原应无可厚非，但长期拘囿和株守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毕竟还是有失偏颇。世上也许本无国人所执迷的“终南捷径”，相反，恰如西人所见：“条条大道通罗马。”

“我可以虚构故事，但不能虚构自己。”^①张贤亮如是说。

接下来，我拟从深层心理学的视角着眼，到张贤亮倾力虚构和编织的那些故事丛中去寻觅作家真实的魂灵。

① 张贤亮：《追求智慧》，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超越苦难的白日梦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深层心理机制解析

宋人陈与义在其《临江仙》词中云：“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八百多年后，在远离京沪闹市的西北银川小巷，张贤亮，一个横罹政治祸难二十余年的昔日“右派”文人，在提笔为自己平反后的小说成名作《灵与肉》撰写创作谈时，心中不禁回响起了那位古代文人惊魂未定、慷慨苍凉的悲吟。^①

其实，对于饱经沧桑的张贤亮而言，把那段漫长的炼狱般的苦难历程看作是一场方醒的噩梦，这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但问题似乎并未止于此。我以为，张贤亮长期积淀于胸的那种像梦一样的心境，无疑潜在地决定和制约着他的小说创作方式和艺术风格。况且，在

① 参阅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载《小说选刊》1981年1月号。

那段“明关暗监”的灾难岁月中，张贤亮确也未曾放弃自己唯一的无法被剥夺的幻想的权利。在荒凉偏僻、阴冷潮湿的土坯房里，一直形影相吊的他依然做过“各种各样罗曼蒂克的梦”。^① 尽管那些梦最后大都不可避免地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所惊醒和击碎了，美丽的“梦中的洛神”^② 们也杳然不知去向，但一当张贤亮后来被恢复了写作权利，尤其是在他的小说创作渐趋自己神往的“自由状态”^③ 之时，那尚未远逝的噩梦、掺和着昔日残存的美梦，便不由自主地浮出了作家的心海，幻化成了一个个浸淫着或浓或淡的忏悔意味的爱情故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我以为，张贤亮的大多数小说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他竭力超越苦难、摆脱压抑，以期自我拯救的一个个“白日梦”。

长篇纪实小说《我的菩提树》的出现，是张贤亮对自己日益程式化的“梦幻写作”感到倦怠或曰力不从心，继而放弃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消退了梦幻的张贤亮小说似乎也就丧失了作家一贯独有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神韵。一颗在当代文坛上空曾璀璨耀亮一时的星辰自此便黯淡了下去。

一、小说观念的矛盾性解剖

把文艺创作与白日梦等量齐观，始自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在他看来，文艺作品不过是由于创作家无意识中的本能欲望在强大的“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的威慑下受挫后，无奈之余所幻想出的一种补偿性满足而已。无独有偶，他认为白日梦本质上也是梦者无意识本能欲望在幻想中的一种替代性满足。因此，白日梦和文艺创作之间便存在着同质同构的关系。弗洛伊德于是宣称，文

①② 张贤亮：《满纸荒唐言》，载《飞天》1981年3月号。

③ 参阅张贤亮：《必须进入自由状态》，载《文学家》1984年4月创刊号。